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六

詳校官侍郎_臣劉躍雲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李奎

謄錄監生_臣徐紹城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二百六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七十九

體國經野

書禹貢壻冢導漾東流為漢

雖指傳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易氏曰漾水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

南鄭縣名漢水黃氏曰漢有沔水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為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水之名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沔水俱為東漢也獨氐道武都聯絡不通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為不可據而桑欽遂從氐道漾水為西漢之理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

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
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
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
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為可據渭案嶓冢見導山魏地形
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元和志嶓冢山
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焉經南鄭縣南
去縣一百步禹貢嶓冢道漾東流為漢是也南鄭今陝
西漢中府治其故城在今府城東北嶓冢故城在今沔

縣白馬城東南五里上邽故城在今鞏昌府秦州西南

金牛舊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其蟠冢山在今沔

縣西南接寧羌州界漢郊祀志秦祠沔於漢中地理

志漢中有沔陽縣武都下云東漢水一名沔則沔漢互

稱其來已久而沮縣下又云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

羨南入江荊州川案周禮荊州川曰江漢而無沮是

沮即沔也水經注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

沮水

關駟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銜水注之水出河池縣東南流

入沮會于沔元和志沮水出興州順政縣東北八十

二里按沮縣故城在今漢中府畧陽縣界晉永嘉後

沒于氏羌縣廢後魏改置武興縣又僞置畧陽縣西

魏改畧陽曰漢曲隋改曰順政唐為興州治宋復改

順政曰畧陽今在寧羌州北二百二十里河

池今徽州屬鞏昌府泉街水在畧陽縣北

沮水戌在畧陽縣東南沔縣志云沮水又東南流注

漢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山海

經所謂漢出鮒嶠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

關城合又東北合沮口漢水自寧羌州東北流逕沔

西漢水縣故大安軍南又東北至青

羊驛沮口在焉宋開禧二年金人陷大散關叛

將吳曦退也置口旋還興州置口即沮口也

同為

漢水之源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為沔蓋與沔合也

至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矣

班固曰東漢水一名沔鄭康成曰或謂漢

為沔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

以今輿地言之漾水出寧羗州北

蟠冢山

寧羗在漢中府西北三百八十里

東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

水又東逕沔縣南

沔縣在府西北九十里

又東逕褒城縣南

在府

西北四十里沔水去縣二十四里

又東逕南鄭縣南為漢水

水去縣三里

經所謂蟠冢導漾東流為漢者也

陸氏游曰嘗登

蟠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為漢水之源此務觀入

蜀塗歷金牛目驗而得之涓涓細流安國傳所謂泉
始出山為漾水者也新城王尚書士禎昔典試四川
撰蜀道驛程記其言嶠漢最為詳覈記曰出沔縣西
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經其中畧如棧道但山庳
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抵大
安驛有土城廢址宋置大安軍沔沮之間濶者未丈
許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沒踝自大安西南
亂山益稠至金牛驛北望見嶠冢山峩然雲表一小

水自西東流即所謂蟠冢道漾者也水纔濫觴不沒
鳬雁合五丁峽水東流為沔其流始大金牛驛西三
里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在寧羌州北二十里峽口懸崖
萬仞陰風颯然水自峽中噴薄而出寧羌州在亂山
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亂
置寧羌衛于此成化中即衛建州治自州行十里渡
水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
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

嘉陵水為川江常璩言沔出蟠冢合白水為西漢明
與導漾之文相悖按通典蟠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
邽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
蟠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蟠冢在今秦
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蟠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
牛之蟠冢禹貢蟠冢導漾乃沔縣之蟠冢非秦州之
蟠冢知蟠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
與沔本為一流與隴西之蟠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

可不辯而明矣公使車閱歷較陸氏所得更備且大有裨于經學故掇其要著於篇 禹貢以嶧冢繫梁州而漢志嶧冢在雍域之隴西一誤也禹貢云嶧冢導漾而漢志嶧冢所出為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氐道二誤也禹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為西漢水而漢志西漢水出西縣之嶧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而水經云出氐道縣嶧冢山是氐道亦有嶧冢四誤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者以西漢接漾水

為一川五誤也漾汚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
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離合地上灼
然可見而酈注惑闕駟之說以為原始要終潛流或
一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羣言殽亂學者靡
所折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沔為
漢之別源以西漢為漾之枝津而氐道水則存而不
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

地理今釋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

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為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
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
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
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
漢口合岷江

又東為滄浪之水

錐指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為隍廓方
城而為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

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為滄浪之水也易氏曰漢水自興元南鄭縣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縣南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又六百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洲又名滄浪水渭案武當漢屬南陽郡今為均州屬湖廣襄陽府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案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鄆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南鄭縣南又

東逕城固縣南

城固在漢中府東少北七十里水去縣四里舊志云縣東二里有飲馬灘

每子午二時潮響如雷又五里為上濤下濤龍亭廢縣在縣東龍亭山下即龍下也又東逕洋

縣南

洋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里

又東逕西鄉縣東北

西鄉在府

東南二百二十里

又東南逕石泉縣南

石泉在興安州西一百五十里水去縣五

十步又東逕漢陰縣南漢陰在州西少北一百六十里水去縣八十里又東逕

紫陽縣南

紫陽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州志云有怯灘在縣西十五里水陡如關又大力灘在

縣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有兩石觜最為舟楫患又石梁灘在縣西當任河水口中宮灘在縣東南一里

極高險中流有柱石怒濤之聲如雷長灘在縣東四里近汝河灘不甚險商舟停集漁火絡繹皆漢水所

經也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麴灘串灘二郎灘為險而神灘尤

甚明成化十三年知州鄭福於汪冬時用火燒石疏鑿以殺其勢舟行利焉神宗十一年漢水溢壞州城

公私廬舍皆盡溺死者數千人州東一里有長春堤成化八年為水衝壞十五年鄭福增築高堅神宗二

十年復加修築又東逕洵陽縣南洵陽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在縣南門外又東

逕白河縣北

白河在州東南一百七十里

又東逕鄖西縣南

鄖西在湖

廣鄖陽府西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五十里

又南逕鄖縣南

明成化十二年置鄖陽府治鄖

縣舊志云漢江自城西遶城南寶蓋天馬諸山皆錯列漢濱

又東逕均州北

均州在襄

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水去州四十里

經所謂又東為滄浪之水者也

地理今釋滄浪水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

過三筵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錐指傳曰三筵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

易氏曰漢水自滄浪洲東南流三百六十里至襄陽

府襄陽縣又三百二十里至郢州長壽縣又三百里
至復州景陵縣又東至漢陽縣大別山之東北入江
渭按說文涇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大別見導山

水經第四十卷末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涇池

之南在郢縣之北

池今作地為是然自酈元時已謫
觀注云池流可見傳寅集解引此

亦作池明地字乃近世
所改之南上恐有脫文

酈注云尚書曰道漢水過三

涇地說曰汧水東行過三涇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

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涇水名也許慎言

筵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案春秋傳文公十六年
楚軍次于句筵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
于漳筵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筵昭公二

十三年司馬遷越縊于蓬筵

今左傳本作蓬筵蓋服
以上有蓬字而誤

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
邊地也今南陽滎陽二縣之間滎水之濱有南筵北
筵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
途關路惟鄭玄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卽縣北

池然池流多矣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渭按左
傳涇有五畦涇宋地故酈注不引今就其所引者論
之不知何者可當禹貢三涇之目蔡傳以漳涇潁涇
與漢水為三涇而句涇雍涇其地皆有可攷却不數
韓汝節宗之以漢涇漳涇潁涇為三涇漢涇古無此
名潁涇不知所在紛紛推測終無定論所可知者三
涇為漢水之三大防其地當有名川來入漢上不越
滄浪下不踰大別而已

愚意三涇當在渭水入漢處
一在襄城北即大隄一在樊

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
在卽縣之北也言在竟陵者非是

以今輿地言之

漢自均州北又東南逕光化縣西南

光化在襄陽府西北一百八十

里水去縣

又東南逕穀城縣東北

穀城在府西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

十五里又東南逕襄陽縣北

縣為襄陽府治東南三十里漢水中有龍尾洲縣志

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襄陽實當其衝為患最劇
自唐以來皆築隄遠城以防潰決明正統嘉靖間兩

被漂溺皆以大隄廢損故也又云嘉靖四十五年漢
水溢樊城城北舊有大隄城南面江一帶皆甃城盡

潰決議者謂樊城潰則襄城無患
於是疏塞不蚤樊城之富庶漸衰又東南逕宜城縣

東

宜城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里

又南逕鍾祥縣西

鍾祥為安陸府治

又南逕荆門州東

荆門在府西九十里水去州一百二十里

又東南逕京

山縣西南

京山在府東一百五十里

又東逕潛江縣北

潛江在府南少東二

百十里水去縣二十里

又東逕景陵縣南

景陵在府東南二十里水去縣五十里

又東逕沔陽州北

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荆門

州界折而東大小羣川咸匯焉勢盛流濁浸淫盪決為患無已而潛江地居汙下遂為衆水之壑一望彌漫無復涯際漢水經其間重湖浩渺經流支川不可辨也蓋漢水為湖北之害而襄郢二州為甚潛江又承襄郢之委流當漢江曲折迴合之處潯為大澤勢不能免矣而景陵沔陽又潛江之委流也今沔陽四境唯湖陂連亘幾數百里皆為漢水所匯蓋漢水性曲往往十里九灣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郢沔之間

波流迴盪自必豬為藪澤小民見填淤之利復從而隄防之為民牧者又不講于節宣之宜疏濬之理歲月之間苟幸無事大水時至則委之洪濤中耳又東逕漢陽縣北縣為漢陽府治水去

縣三又東至大別山折而南是為漢口經所謂過三里

筵至大別南入于江者也

隄防考云舊時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折抱

牯牛洲至鷺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河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

下郭師口上直過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故道遂淤今魚利畧存不道舟楫俗呼為襄河以上

流自襄陽來也按漢水本東行觸大別之陂而南回入江今則自郭師口以上決而東逕大別山復入江

非復古之夏汭矣漢志云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

入江又云沮水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

武都漢中
南陽南郡

江行四千里蓋曲莫如漢故其所行有若是之遠也

地理今釋三筵案說文云筵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
王逸注西筵杜預注漳筵或云水涯或云水邊蔡傳
以三筵為水名恐非

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錐指傳曰滙迴也以東迴為彭蠡大澤朱子曰彭蠡
之為澤實在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

入于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潞以
為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程氏曰通禹貢一書水
之以小注大則為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為會而滙之
為義唯此有之以其力大而相衝蕩其狀回復宛轉
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他水合併為一者不同也
傳氏曰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中
北遏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為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
禹本其有澤之因故歸之于漢曰東滙澤為彭蠡而

于江亦曰會于滙也黃氏潤玉曰叙江漢皆言東者
主岷嶓居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為文也吳氏曰漢
既入江與江混為一水而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有
似別為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兩
相匹配與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荊州言朝
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
兼漢水江固為江漢亦為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
為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為瀆也三瀆皆自為一瀆

惟江與漢共為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二水終之以
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
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無它水入之然皆
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併小而專為瀆江漢體勢
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泯
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同為瀆也若
漢不為瀆則東為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
殿導洛之後矣 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

為北江而入海下傳又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是以北江中江南江為三江也今按禹貢三江只是一江而昔之言三江者不一漢志毘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皆曰揚州川蓋主職方而為言然周之三江與古之三江豈容有二羣言淆亂班固襍採八志耳吳越春秋所謂三江之口者酈元言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可以正班固之失夫職方之三江即禹貢之三江也既不與職方同則亦與禹貢異而蔡傳

專主庾仲初之三江不已謬乎諸言北江者皆謂由
毘陵縣北入海此即蒯氏道下所謂東南至江都入
海者也安國傳乃言江入彭蠡分為三入震澤自震
澤遂為北江而入海則北江直是松江吾不知其為
何說矣總之大江與震澤本不相通說者據後世溝
通江湖之遺跡命之曰中江南江而以大江為北江
與此二水並列而為三班固不察遂以為職方之三
江而禹貢之三江亦從此訛矣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為

三江視班固差長然異源各派即與導漾導江之義有礙求合於禹貢舍康成子瞻無可從者矣

李氏紱三江考三江者中江北江九江也江本水名中江是也漢水入江以後曰北江彭蠡上流九水相會曰滙而入江以後則曰九江皆因江得名者也故禹貢諸水皆直稱水名無稱某江某河者桑欽水經則稱某水江曰江水河曰河水各為水中之一名而他水不得而冒稱也水經所載水名百一十有九惟

沿江漸江斤江三水有江字然亦稱曰某江水未嘗
直以為江也孔氏穎達傳會鄭氏之說謂江南人呼
水無大小皆曰江程氏大昌駁之云南人呼小水為
江特後世語耳古何嘗有是由程氏言之是禹貢無
其水者固不得列於三江禹貢雖有其水而未嘗有
江名者亦不得列於三江斷然而無疑者也韋氏昭
以三江為松江錢唐江浦陽江近日吳中如顧氏
炎武知辯江為水名矣其釋三江亦依傍韋氏之說

不知此皆禹貢所無之水又不得以江名者不當列於三江也孔氏安國謂自彭蠡江分為三以入震澤遂迤北而入海班氏固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又一江自毘陵北東入海三家之說皆與今水道不合雖古今之水間有遷徙然荆揚塗泥之地與北方不同斷不至參差如是故程氏大昌譏為全不知東南地理且彭蠡無江名南江亦臆說所謂禹貢雖有其水而未嘗以江名則亦

不得列於三江者也王氏安石之說誤會既字之義牽連震澤竊意後人有用韋氏說妄指婁淞浙三水為三江者亦由既字誤之耳不知程氏引弱水既西彭蠡既潞二既字駁之確知下文不相聯綴此蓋無庸辯者惟顏氏師古以為中江南江北江蘇氏軾因之以北江中江之文推彭蠡為南江程氏亦亟取之謂於地則有考以經則相應最為愜當然猶疑南江之說求之經文之外故學者信而不堅余直斷以九

江入之則三江皆出於經文學者可以堅信而無疑
矣然九江之說未定則猶恐其信而不堅也謂江至
荊州而分為九渚孔氏安國之說然鄭康成已不用
之矣水經注贛水下引劉氏歆謂湖漢九水入於彭
蠡故言九江班氏地理志與應氏劭之釋漢志則皆
謂江至廬江尋陽分為九派至張僧監尋陽記始列
九名曰申曰烏蟬曰烏臼曰嘉靡曰畎曰源曰廩曰
提曰茵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皆本僧監之說

程氏則曰九不必實指其數如五湖實一湖也九澤實一澤也又謂班氏地理志於廬江之尋陽曰禹貢之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而司馬遷之觀九江亦於廬山乎求之合漢世知古者其書多同故九江之在尋陽後世主信者多衆論雖不同然皆以九江在尋陽之地故吾以為劉氏歌說可用而程氏之駁非也九江會於彭蠡則曰匯既入於江則曰九江猶漢水未入江則曰漢既入江則曰北江也中江北江九

江三者皆見於經則三江之名可定矣而蔡傳據楚地記以洞庭為九江晁氏說之雜引山海經博物志水經地記以助之然後九江之名亂彼以經文過九江至於東陵為證然經不又云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乎程氏謂東陵今世無有定地曾氏以巴陵為東陵絕無根據而敷淺原在今德安按水經云江水東過下雒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又東左得青林口注云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

於東陵者也東陵在廬江則九江為尋陽九江無疑
矣世之左袒洞庭之說者謂九江孔殷之文在荆而
不在揚廬江則屬揚不知尋陽在荆揚之交者也故
晉人割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合為尋陽郡是九
江在荆之極東而未絕乎荆也且洞庭在漢水入江
之上凡叙水者先上游而後及末故先曰江漢朝宗
于海而後曰九江孔殷則九江為尋陽之九江亦明
矣九江之說明然後三江之說定故因論三江而併

及之

張氏吉江漢辨江漢二條朱蔡皆以彭蠡乃江西湖
漢所豬無仰江漢之匯江漢並持東下又不見北江
中江執是以疑經之誤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以經
文證之始知無誤也夫匯本訓迴乃下流汎濫他水
勢不得泄于是迴旋滯蓄豬而為澤之謂也今春夏
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
潴為巨浸雖無仰于江漢之入然實因其下流充牣

故湖水壅淤阻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爾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為滙也若其截入為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此東滙澤為彭蠡東迤北會為滙本無悞矣漢水不言會者為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迨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彭蠡之清漲是也第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

則漢水自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為中江漢
為北江而彭蠡入江並流為南江者不言可知非判
然異派之謂也此東為北江東為中江入於海亦無
悞朱蔡皆不能無疑于斯何歟況經文簡奧其言南
入于江東匯為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
水道曲折迤邐勢正相符今却云經文與今水道全
然不合此不可曉也又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
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為江漢所匯之處正

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却云于漢水宜改
南匯彭蠡于導江宜改南會于匯此又不可曉也若
夫所謂橫截而南入于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
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而入彭蠡既匯之後又復
循次而出以為二江此自說者之悞非經文悞也蓋
經意以為漢雖入江自循北岸以達于海故有東匯
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為二水既合則有
江無漢故既疑其悞而復取鄭樵之說以東匯澤為

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也渭水洛水皆入河不曰中河北河安知中江北江之說不為誤乎是不然河源遠出閼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激而渭洛近出鳥鼠熊耳不數百里遂達河幾不自見安得與河為敵若漢源出嶓冢與江源既不甚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遠則漢雖入江猶得

紀其為滙為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言渭洛荊州則曰江漢朝宗對舉二水言之經之立義精矣

張氏叙九江三江辨禹貢三江九江之聚訟也久矣自朱子作九江彭蠡辨而九江之為洞庭已確乎可信惟三江之名尚未折中爾於是說者羣然爭勝三江之名遂有五而九江之名亦有三夫山川名號古

今每多重襲九江何妨有三然以豫章與尋陽之水
為九江縱証据紛羅終是漢人之九江而非禹貢之
九江也九江既非而欲以是合之江漢為三江或別
援他水為三江雖其數適符亦是後人之三江而非
禹貢之三江也何也禹貢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
俱在荊州則是荊州之九江矣夫荊州之九江則非
洞庭之九水而有何水足當其名者哉若豫章則屬
揚州尋陽雖在揚之極西亦究是揚而非荊也或乃

恐其說之戾於經因并割此一隅之地強而委之於
荆卽如其說亦祇荆之末梢下流而已禹貢聖筆宜
規全勢以立文豈有方序荆州置其上流莫大之水
不記反記其末梢下流可荆可揚幾同甌脫之地以
備數者哉且其說尋陽之九水也不過曰大江至此
分而為九蓋卽是江漢之水也夫如是則江漢朝宗
于海一語已足包之矣何煩重累其詞豈復成聖經
之體耶夫江漢之水跨越三州綿歷四千餘里非荆

一州之所可擅也惟洞庭九江圓周八百餘里乃一
州中權絕大之水而為荊州之所獨後世荆湖南北
路由之而分今之湖廣分省亦以湖而別彼震澤彭
蠡之小于洞庭多矣而揚州尚兩序之而不一漏乃
序荊州而反遺此水可乎哉顧朱子直以洞庭為九
江則其意雖是而源流尚未分明耳洞庭者九江之
委乃湖也而非江也九江應是湘江云爾湘水發源
于桂林之耶薑山合辰沅瀘澧淑酉蒸柳之八水而

為江

此余曾目驗而定者與記志所分九水小異而大同也

會其全則曰九江

統於一則曰湘江導山云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夫衡山去洞庭且八九百里矣以其在湘江西岸為湘所隔故東行者必須渡湘而過經乃直曰過九江而不得曰湘江是九江即湘江之明証也蓋言湘江不足以包洞庭言洞庭亦無以見湘江故經惟稱九江導水云又東至于澧過九江澧即今澧州之地以水名地而非水也洞庭即在澧之東故至澧而曰過九江已

包洞庭在內是九江之下流也則此之衡山九江者
湘江即在衡之麓故至衡而曰過九江明指湘江而
言是九江之上流也由此觀之至于東陵之陵或可
移至澧而過之九江不可移也至于敷淺原之原或
可移至衡而過之九江不可移也苟衡澧所過之九
江不可移則孔殷納錫之九江獨可移乎哉聖人若
預知後世必將有迷于九江之源流者故于此兩條
已舉九江之源流鑿然注明所在以示人而後來庸

學尚欲曲引山經地志之雜說以汨亂聖經不亦舛乎且夫九江既失其真則南江之名先不得其實而乃別尋經外之三江固臆測而杜撰即彼自謂以經証經而引北江中江九江為三江者亦貌是而神非也彼亦知夫三江之名雖總見于揚州之川而三江之源實已並列于荊州之域耶其曰江漢朝宗于海則自西而東而中江北江兩源已合又曰九江孔殷則自南而北而南江之源亦已來同下文沱潛既道

是江漢之別流俱安瀾矣雲土夢作入是九江之餘
波不旁溢矣只四語而荆之四際已周三江之源亦
已了然在目此其所以為聖筆也而或者尚有所疑
則更以導水之文證之夫蟠冢導漾至于大別而曰
南入于江則已與江同行而東匯澤為彭蠡矣然漢
自循北岸而東故為北江以入海耳不與江混也岷
山導江東至于澧而曰過九江則九江亦隨之同至
于東陵而東迤北會于匯矣然江亦不混故特東為

中江以入海也既有北江中江又區彭蠡為澤則九江之為南江尚何疑哉其所以不著南江之名者九江先與岷江合流于巴陵則江水在北而九江之為南江舊矣至漢陽而漢自北來尚未名江故宜別之為北江而江乃改稱中江則九江之在南自如而不待言爾聖經簡括自可互證而得故序揚州而曰彭蠡既瀦明其瀦而為澤則非江矣下乃書三江既入則彭蠡之不得雜于其內也不從可知乎故五說之

中惟漢人据北江中江者為近而配以彭蠡及尋陽則失之不知江之可並為三者必其源遠流長而大小相敵者耳漢源岷冢江源岷山至荆已二三千九江源出粵西亦二千餘里而與江漢會于岳鄂之間則畧足相當雖岷江勢雄獨据中流而二水亦非甚弱故一南一北滔滔東注不為岷江所沒而並為三江以入海也夫九江既行南岸則抵揚後即豫章尋陽諸水亦將挾之以行而同入于海耳然是乃九

江之末流所會而非江也以是為九江已數典而忘其祖并欲以是為南江而配三江則大小長短相去遼絕不且來婢作夫人之誚乎然則紛紛旁引曲証以為之說者辨之蓋不勝辨實亦不足辨已

蕙田案張氏以九江為荊州之川意與朱子同然朱子直以洞庭為九江而張氏則以導江之至澧過九江即包洞庭在內而曰九江之下流導山之至于衡山過九江為湘江而

為九江之上流其說又與朱子小異張氏以
三江之名雖總見揚州三江之源實列荊州
之域蓋亦指經文中江北江九江為三江而
以九江為南江其說與李氏同特李氏之南
江在揚而張氏之南江在荊為小異耳古今
變更名實互異未知孰是存之以備參考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雖指林氏曰自江水溢出別為支派者皆名為沱梁

荆二州皆有之也。渭按荀子云江出汶山其始發源可以濫觴。地理志云禹貢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沱謂梁之郫江荆之夷水也。詳見梁荆二州東別為沱者謂江水東流而別為沱以大勢言之江自梁而荆皆東也。傳云江東南流沱東行非是。附論江源

華陽國志岷山一名沃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李膺益州記羊膊嶺水分二派一東南流為大江一

西南流為大渡河

太平寰宇記羊膊山在平康縣

縣屬松州隋志平康縣有羊腸山腸蓋膊

字之山下有二神湫大江始發之所

范成大吳船錄江自西戎來由岷山澗壑中出而合

于都江今世所云止自中國言耳

陸游入蜀記嘗登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
郡之西大山廣谷豁豁起伏西南走蠻箬中皆岷山
也則江所從來遠矣

王氏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即羊膊之異名也

金氏履祥書注岷山數百峰大酉山為最大雪山三峰闖其後冬夏如爛銀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其西南分一源又為大渡河矣

方中履古今釋疑按雲南志謂金沙江之源出於吐蕃之犁石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

鶴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於馬湖叙
南然後合於大江趨於荆吳又緬甸宣慰司志謂其
地勢廣衍有金沙江闊五里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為
險其源之遠且大也明矣何為言江源者止於岷山
耶蓋江出犁石即崑崙之南河出朶甘思即崑崙之
西二源實前人所未詳故范陸諸說俱未得其要而
荒遠難知

李氏紱江源攷江為南條大水與北條之河並稱河

自發源至積石入中國境以今方輿路程圖考之已
七千餘里而歷來溯江源者悉本禹貢岷山導江之
文止就岷山言之雖博輿如桑氏水經酈氏注精詳
如程氏禹貢論亦無異辭余獨疑江水廣與河等深
則數倍並橫亘中國江尤有天塹之名而岷山在陝
西廢疊州為中國境內何其源之近而小耶竊以為
禹貢言岷山導江猶導河積石止就神禹施功之地
言之江源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不始於積石也昔人

嘗有以北金沙江為江源者其源出在西番境內莫得其詳後閱方輿路程圖則北金沙江源委井然既開方以計里又測極以準度其法為古來所未有按圖考之岷江與金沙江會合於四川之叙州各自叙州逆溯其源岷江源出岷山當北三十四度西十二度行五百餘里過黃勝關至松潘衛入四川境又南行五百里至茂州之長寧堡有黑水河來會又南行六百里經成都府西境至嘉定州青衣嘉定二江來

會又二百餘里至叙州與金沙江合自發源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若北金沙江則發源西番之河克達毋必拉必拉者河也當北三十二度半當西二十度經毋魯斯烏蘇之拜圖都渾共南行千八百里過裏雍河屯始名金沙江又東南行九百里過塔城關至雲南麗江府又南行四百里至陶營巡檢司又東北行千里至雪山入四川境又北行千二百里有打冲河來會又東行三百里至涼水井折而北行七百里

又東行四百里至馬湖府又東行二百里至叙州府
與岷江合自發源至此已六千九百餘里較岷江之
源遠三四倍凡水以原遠者為主而原近者附之今
自叙州會合之處逆溯二江之源修短懸殊如此乃
不以行六千九百餘里者為江源而以行一千八百
里者為江源此理之必不可者也按黃河發源北三
十六度當西十九度與金沙江南北相距僅三度半
東西則止偏西一度而河源之南金沙江源之北皆

高山聳峙蓋即所謂崑崙山也河源在崑崙之陰江源在崑崙之陽而特微偏西二百餘里也又有一源名鴉磽江即所謂打沖河與金沙江會合於馬湖西境者也鴉磽亦發源於西番北境與青海南境接壤當北三十四度西十八度與河源南北相距僅二度東一度中阻高山蓋亦崑崙之陽而微偏東二百餘里者也其源從平地湧出源泉百十道與星宿海相同西番人名以查楚必拉蒙古人名以七察爾哈那

衆泉會流為大川南行二千里沿途納東西大水十
餘處經四川西境始名鴉礮江又南行六百里入四
川境過三渡水始名打沖河又西行三百里又南行
五百里與北金沙江合又一千六百里至叙州自發
源計之共行五千里較岷江之源亦幾於三倍而水
勢盛大亦倍於岷江以源之遠論當至金沙江以源
之大論當至鴉礮江然不如金沙為確蓋金沙較鴉
礮又遠千九百里源遠則流無不盛者若岷江則斷

斷不得指為江源也又按江河並發源於崑崙河源
在其北者已東趨陝西又折而北直趨塞外鄂爾多
斯又東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南由延安入陝再折而
東以入於海江源在崑崙南亦東南行已與四川相
近復南行直趨雲南東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北由雪
山入川再折而東以入於海兩大川始而相背繼而
相向有若散文亞字亦天地之奇觀江源者亦可以
無憾矣

蕙田案徐李二氏論江源一得之遠遊一得之圖象其言皆信而有徵可補前人所未備惟察於地理通乎山川大原者始知之

又案唐六典云江河自西極達東溟中國之大川也據此則以江源出于西極其來已久是不止范氏約畧之詞迨徐李二家昌言之而後明也古人學問深廣非後人所及特世人留心者少故其學漸微耳

觀承案江源金沙徐李二說誠辨然要而論之終以岷山為江之正源金沙江特為叙江之源至叙州而亦入於江乃小水入大水之例耳蓋源雖以遠者為宗而亦以大者為正江自岷山至叙行千八百里已自成江舟楫通利其為大江也無藉於金沙來入而始成故叙江之自南而北入於江亦如漢江之自北而南入於江後人斷不以漢亦入江而遂

改江源於岷冢豈可以叙亦入江而竟改江
源於金沙哉蓋既論正偏則不必更計其修
短矣況金沙盤曲於萬山中細流斷續巨石
橫亘從古不通近乾隆初年雲南督臣按圖
開濬董其事者云鑿山墮石不知凡幾始有
徑可通今雖亦行舟楫畢竟崎嶇屈折於側
徑巉巖中危險特甚未能通行無礙也則徐
李二說雖新奇可喜特足廣人聽聞終不可

改為江之正源也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錐指傳曰澧水名東陵地名

地理今釋澧水出今湖廣永定衛西歷山至岳州府
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

蕙田案九江東陵說見前

觀承案澧乃以水名地而非水也導水文凡
書過書入書會者皆水名書至者則係地名

如至於東陵至於大別至於敷淺原之類可
見

東迤北會于滙

雖指蘇氏曰迤迤邐也林氏曰迤者斜出之辭邵氏
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波無仰其入而有
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滙者如此故曰北會
于滙蓋實志也

東為中江入于海

錐指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曾氏曰豫章九江合于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導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為南北故漢為北江又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為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程氏曰經云東匯澤為彭蠡東迤北會于滙是二語者附著直畧切南江以槩其所不書者也彭蠡為南江無疑禹之行水嘗經疏導則雖小而見錄無所致力則

雖大而不書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故
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於經然於其合并江
漢而以滙會名之使天下因鼎錯之實參北中之目
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中此聖經之書法也邵氏曰江
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
南入三江並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所
入為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
茫然一水唯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

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于張克修云寶亦云渭按三江之說自康成子瞻以後得三氏而愈明江漢共為一瀆而其入海也則漢為北江江為中江即朝宗于海並舉二川已為之張本矣南江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導水無文

蕙田案胡氏三江之說與李氏合但南江之名不見于經不如竟指九江為直截也

觀承案邵氏所云江水最在上流其次則漢
自北入殊謬江水固在上流而其次當曰洞
庭自南入乃可云其次則漢自北入至彭蠡
則已屬揚州之界又不當於荊州條內序列
矣蓋洞庭乃湘江之委發源嶺表自南而北
行二千餘里至巴陵而先入於江其為南江
也久矣漢水則在巴陵之下五百餘里始自
漢口而南入於江故為北江也邵氏直以江

為上流即次以漢若不知漢口上流之有洞庭者是荊州全勢猶未辨而欲核論三江乎

地理今釋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衛北西蕃界源有三

支自浪架嶺

岷山之隨地異名者

南流東支自弓楨口至漳臘

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茂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離堆岐為數十股滂沱南下左抱成都府西環崇慶州衆流以次會于新津縣南又南行逕眉州嘉定州至叙州府東南合金沙江

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府嘉陵江

發源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之大散嶺至鞏

昌府徽州合西漢水入四川界

涪江

發源松潘衛東雪欄山東南流至合州與嘉陵江會

自北

來合流入之又東北逕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

流至夔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荊州府折

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

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

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

即贛江又

東北流入江南界經江寧府通州入海

范氏成大曰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合大渡河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出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于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

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于海是江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畧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

矣

導沆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雖指傳曰泉源為沆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地正義
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
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
渭按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
里溫縣故城今在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武德故城
在今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

地理今釋沆水即濟水之上流蔡傳所謂發源為沆
既東為濟是也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
山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
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

胡氏渭曰水經注濟水故瀆即漢志所謂東南至武
德入河者蓋禹迹也第五卷河水注云成皋大伾山
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沆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
此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今濟水自溫縣入

河不於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即濟沆之故瀆矣

沁水

篇云沁水東過武德縣南積為陂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為沙溝水東逕隰城北殷城南而東南注于陂陂水又東南流入河先儒亦咸謂是為汴渠故班固及閩駟並言汴水至武德入河按沙溝即奉溝之下流古濟水由此入河故謂之汴渠沙溝當在今武陟縣界也正與此相發明濟水於武德入河南直

成皋今汜水河陰之界是也其後由溫縣入河則南直鞏縣所謂津渠勢改不與昔同者也今其故道又盡陷河中濟水唯從枝津之合渙水者至孟縣東南

入河

見懷慶府志

南直孟津縣其流益短矣由大禹而來

濟水入河之道凡再變

溢為滎

錐指曾氏曰職方云其川滎雒者禹時為滎澤而已
至周則為川穆天子傳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黃
氏曰經溢為滎導荷澤被孟豬皆一字之工足以觀
禹迹吳氏曰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
溢為滎澤再出于陶邱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

非有來處如荷澤被孟緒之被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滎澤後既填塞陶邱亦無竇濟瀆故道不可復尋矣渭按書溢書出僅一見乃禹貢特筆當與他水導源首受者不同吳氏義最精地理志云濟水自垣縣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即經所謂溢為滎也曰軼出地中則重源顯發不與河通可知矣說者以滎播河濟往復經通為禹之舊迹非也焦弱侯云伏見不常而識

其為濟此禹之所以為神旨哉言乎 滎澤至周時
已導為川與陶邱復出之濟相接然河濟猶未通波
及周之衰有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與濟汝淮
泗會者而河始與濟亂以今輿地言之滎澤原武陽
武封邱祥符陳留蘭陽並屬河南開封府曹州屬山東兗州府諸州
縣界中皆滎瀆之所經也自鴻溝既開滎瀆為河水
所亂已非其舊逮東漢之世滎澤亦塞而禹迹蕩然
無存矣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

錐指傳曰陶丘丘再成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為陶丘

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

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

脫南字

有陶丘亭渭按出

字義見上文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西南有定陶故

城漢濟陰郡治也陶丘亦在西南去縣七里荷即荷

澤地理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唐省定

陶入濟陰故通典濟陰縣下云荷澤在縣東北九十

里故定陶城東北今曹州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 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于近世之俗學殊不可信王綱振云如時以東流為濟溢為滎為見則漾東流為漢滙為彭蠡亦可為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為伏則渭入於河落入于河亦可為伏乎況經明言浮于濟漂達于河河濟本通而此曰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並無間斷不知三伏三見何據但沿襲既久為之曲解非本注也渭按伏見之說

二孔無之然有所自來秦澤一伏東邱一見本水經
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志滎東又
泚為三伏出曹濮為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此豈創
自近世但以入河為伏羲有未安耳滎澤自周以前
已導為滎川與陶邱復出之濟相接故漢志于軼出
滎陽地中下即繼之曰又東至琅槐入海而定陶縣
下亦止云禹貢陶邱在西南不引東出之文蓋三見
之迹不可得見久矣鴻溝既開滎瀆為濁河所亂陶

邱之實日就填淤而滎澤之澄泓如故其後滎澤亦
塞則河南由是無濟水而再見之迹亦亡水經以河
濟合流分入滎瀆者為濟水京相璠謂之出河之濟
酈道元宗之而班固之所謂軼出地中者絕口不談
矣或以為河中截流而過孔安國或以為河底穴地而
來蔡沈或以為河濟相亂南出還清孔穎達或以為適會
河滿溢出南岸程大昌各持所見終非定論余竊謂河
南之濟即奮自河南之地中未必與入河之濟為一

脈譬如人之鼻息總出丹田氣海中呼者豈必其吸者之復出邪沈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為曾鞏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流地中至歷城西復出為趵突旁溢十數泉蔡傳引以證濟之伏見重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志云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地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在河南密邇滎澤尤為明驗蓋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

空竇即便涌出故一見于滎澤再見于陶邱不必以入河之濟為上源亦不必并泰澤東邱數之為三伏三見也草廬之說雖聖人復作無以易之矣

又東北會于汶

錐指傳曰濟與汶合渭按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詳見青州

又北東入于海

錐指傳曰北折而東茅氏曰秦繼宗云又東北會于

汶當於東字一讀又北東入于海當於北字一讀渭
按地理志濟水自滎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
八百四十里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
槐故城漢縣屬千乘郡也 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

會汶以下東阿平陰並屬山東兗州府長清齊河歷城章邱

鄒平長山新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博興樂安並屬青州府諸縣

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 濟水自東平以

下唐人謂之清河按戰國策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清

濟濁河以為固郭緣生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酈道元曰濟水通得清之目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此清河之名所自來也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云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徙而南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為二脈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清河即泗水北清河即濟瀆也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蓋自劉豫導灤東行始齊乘以大清河為古濟水小清河為豫所創志

家皆沿其說黃子鴻非之曰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
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
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
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
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
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故河水
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漯瀆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漯
二瀆其小清所行則斷為濟水故道也渭按子鴻此

言正三百餘年積傳之謬蓋清河所行本濟瀆不知
何時從歷城東北決而北入濟陽縣界與漯水合而
清河之名遂被于漯據水經漯水逕著縣故城南著
即今濟陽而縣南有大清河是知大清即漯其水自
歷城入濟陽乃近世之所決非唐清河入海之故道
也濟陽之流日盛則章邱之流日微故劉豫堰漯水
使東以益之

齊乘云大清河自齊河縣入北經歷城上灤橋北灤水分響河入焉又東北逕

華不注山陰又東逕下灤堰漯水舊入濟處堰南即
小清河按響河即聽水也此大清河猶是濟之故瀆

其所行者實濟水故道而志家反以濟陽之大清河為古濟舛錯殊甚不有子鴻其誰正之然大清自歷城入濟陽及濱州以東入海之道不知決于何年意者宋熙寧時河嘗合北清河入海始開此道其後金明昌五年河復由此入海久而後去流益深廣此大清河之所以浩浩而小清河之所以屢濬屢塞也與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為濟及導滎為川則滎與濟合鴻溝既開滎瀆為河所亂及滎澤又塞

則所行者唯河水矣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唯
荷汶戴村已築則東阿以下所行唯山泉溝澤之水
其號為濟者襲舊名而已濟瀆入海之道自唐以來
亦數變初經高苑縣北又東北至博昌入海其後則
不由博昌通典云舊濟合在今博昌縣界今無元和
志蒲臺縣下云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
阜俗呼為鬬口淀是濟水入河之處海潮與濟相觸
故名蓋其時濟水改道從蒲臺東北與河渾濤而入

海也宋南渡後劉豫導灤水東行入濟水故道為小清河仍經高苑縣北至樂安入海及金皇統中縣令高通改由縣南長沙溝至博興合時水又東北至樂安由馬車瀆入海

瀆在縣東北五十里今為高家港

其後小清之上

流堙塞鄒平長山新城界中故瀆皆為漯河所行漯河即楊渚溝水震宇記所稱獺河者也歷城新志云小清河自明永樂以後漸至堙塞成化九年嘗濬治之嘉靖十二年又塞乃復濬博興以西達於歷城幾

三百里久之復淤蓋小清唯恃灤水為源堰東有阻則灤水仍自華不注東北入大清河屢濬屢塞職是故也水經所叙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弘憲云河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為無則羣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為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為濟明道謂與公言如扶醉人扶得一邊起又倒却一邊真可笑又可憎也

導淮自桐柏

雖指傳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傳氏曰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州桐柏縣渭按桐柏見導山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有平氏故城漢縣也胎簪山寰宇記云在桐柏縣三十

里

東會於泗沂東入于海

錐指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蔡氏曰沂入於泗泗入於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吳氏曰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金氏曰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為十四潭至并汝潁始大汝潁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自桐柏至海凡千

七百里渭按泗沂二水並見徐州淮浦漢屬臨淮郡
其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地理志云淮水
至淮陵入海注疏本訛為睢陵唯水經云至淮浦縣
入海蔡氏從之淮浦隋改曰漣水縣宋置漣水軍淮
浦之名久絕今字謬當云入海在漢淮浦縣今漣水
軍以今輿地言之淮水自桐柏縣南東逕信陽州

北

信陽在汝寧府西南二百七十里水去州四十五里

又東逕羅山縣北真陽

縣南

羅山在州東一百二十里真陽在府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八十里淮水舊自確山縣南流入

二縣界元和志云淮水在朗山縣南一百二十里是也今不入其界又東逕息縣南息

在光州西北九十里春秋息國地水去縣五里又東逕光山縣北光山在州西四十五

里本春秋弦國水去縣八十里又東逕光州北光州在汝寧府東南二百七十里本春秋

黃國水去州又東北逕固始縣北固始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

七十里縣東南四十里有茹陂後漢末揚州刺史劉馥所築為耕屯之地其後鄧艾等嘗修治之今故址

僅存又東北逕潁州南潁州在江南鳳陽府西四百二十里水去州一百十里又東十

餘里合汝水南岸即霍邱縣界又東逕霍邱縣北霍邱在壽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水去

縣四十五里其又東逕潁上縣南潁上在潁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去縣

二十五里西南與霍邱分界又東三十五里與壽州分界潁水在縣南門外亦曰沙河東南流至正陽鎮

入淮謂之潁口即春秋之潁尾也又東逕壽州西北鎮在縣東南七十里淮水之西

壽州在鳳陽府西少南一百里水去州二十五里芍陂在州南亦曰期思陂淮南子曰孫叔敖決期思之

水灌雩婁又東逕懷遠縣南懷遠在府西北七十里之野即此又東逕懷遠縣南懷遠在府西北七十里

稍折而北渦水來注之謂之渦口又東逕鳳陽縣北縣為鳳陽府治水去城十里

又東逕臨淮縣北臨淮在府北少東二里又東北逕五

河縣南五河在府東北九十里本漢虹縣屬沛郡音貢後漢為虹縣淮水在縣東南二里有滄沱

滎潼四水與淮會為又東逕泗州南盱眙縣北在泗州五河口縣取名焉

東少壯二百十里水去州一里有浮橋為南北要道
潘季馴曰淮挾汝潁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
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故至泗則湧譬咽喉間湯飲
驟下吞吐不及一時呃塞其勢然也明神宗十九年
泗州大水淮流泛濫高於城溺人無算浸及祖陵季
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堤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
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
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淫水漲久
當自消也盱眙在州南五里水去縣二里有長沙洲
長二里淮水泛漲賴以捍禦縣西南一里有上龜山
縣東北三十里有下龜山為龜山鎮其下有運河一
名新河宋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
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堙濫熙寧四年發運
副使皮公弼修泗州洪澤河六十里以避漕運涉淮
風濤之患元豐六年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
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

上有清汴下有洪澤中間風波之險不過百里宜自
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
牌堰可免風濤覆溺之虞議者以為便遂成之亘五
十七里有奇廣十五丈深丈有五尺南渡後寢廢川
瀆異同曰泗州與盱眙兩城相距凡七里自昔為淮流
襟束之處汴水自河南界流經州城東而合於淮謂
之汴口宋時以此為漕運要衝今唯涓流可辨耳由
州城而東三十里龜山峙焉淮流至此乃益折而北
入二十餘里而洪澤富陵泥壑萬家等湖環匯于淮
之東岸淮水泛濫恒在于此州逼淮而地下故也渭
按古汴水東流經彭越縣北而東入于泗唐貞元中
韓愈佐徐州幕有詩云汴泗交流郡城角是其時汴
水猶于州城東北隅合泗入淮也不知何年改流從
夏邑永城宿州靈璧虹縣至泗州兩城間而入于淮
宋時東南之漕率由此以達京師南渡後漸堙元泰
定初河行古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

泗州之汴又東北逕清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
遂廢

清河在淮安府西少北五十里淮水去縣五里洪澤
湖在縣南六十里洪澤鎮西長八十里接盱眙縣界
新志謂之富陵湖夏允彝曰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
沂泗東趨合淮入海故道開此則河之赴海必勇雲
梯闕下淤塞葦場當自蕩滌而海口廓矣渭按此必
近世決河入海之故道非淮水東會泗沂之舊迹也
水經泗水注云下邳縣為沂泗之會沂水注云於下
邳縣北西南入泗是沂泗合流入淮也今沂水挾加
武防浚諸水至邳州入黃河即古沂水入泗處黃河
是泗水故道邳州本秦下邳縣新志云沂水舊在州
西一里今為黃流淤塞又東北逕山陽縣北山陽淮
改道自郟城入運河矣
射陽湖古射陂也在縣東南八十里與鹽城寶應分
水高家堰在縣西南四十里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

防淮此其故址也明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始為築治長六十里清江浦在縣西即新運河也舊名沙河宋志楚州北有山陽灣淮流迅急每致沉溺雍熙中漕臣劉幡議開沙河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自楚州至淮陰開導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其後淤塞明永樂中陳瑄修治運河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至鴨陳口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入於海安東在府東北六十里本漢淮浦縣水去縣二里海在縣東五十餘里自鹽城縣東北經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縣志云自縣西三十里顏家河渡直下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過雲梯關折旋入此導淮會泗沂東入海之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而兩瀆并為一瀆清口以東淮悉成河矣

地理今釋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

山下

有淮井泉源所出

水經云出胎簪山者即桐柏之支峰也東

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

出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西六十里洪水

又東由

固始縣入江南鳳陽府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

南潁水入之又東北至懷遠縣合渦河又東徑長淮

衛至五河縣合澮河又東徑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

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

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

府實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

胡氏渭曰自禹導淮之後淮常由淮浦入海其東南
溢而注高寶諸湖者變也非正道也既非正道則高
堰必不可無故自漢魏間已有是防後世不過增修
之耳黃淮合流欲束淮以刷河沙堰固不可廢藉令
河一旦歸北亦豈容恣其南奔使淮南郡縣盡化為
大壑邪

蕙田案漕運之通必藉黃淮二水故古之治

河常治河以除其害今之治河兼治淮以收其利案黃河經豐碭出徐州會泗沂諸水蜿蜒至清河縣之口乃并淮水東經安東出雲梯關而達于海淮水自鳳泗而下會洪澤阜陵諸湖之水并力出清口以敵強黃遂與黃水並經安東出雲梯關入海自黃之南北岸決而水勢散析不能刷沙河底日高海口亦因之淤淺則河病自淮之上流不東下流力

弱不能暢出清口以敵黃黃水反乘虛而入
以至淤漕渠泛湖河則淮病而黃亦病故治
河者必先治淮夫淮水自古不為患自盱眙
東來以至清口本一河耳其北岸為泗州為
虹縣其南岸為盱眙盱眙之東舊有洪澤鎮
鎮之東南為洪澤富陵泥墩三湖三湖之南
為陳公塘即今高加堰塘距淮甚遠即三湖亦不
甚大由盱眙至清口二百里中邳市田廬星羅棋布

非止一處陳公塘為三國時陳登所築護堰
東之水留灌田畝使不得西洩非懼堰西之
水能挾淮為害使不得東侵也至金元以後
河水入淮以兩大水行一渠中渠不加闢而
水益日增河強淮弱又善淤墊淮日騰不能
速下泗州漸沈水底自盱眙以東淮河南岸
盡沒滙洪澤等三湖與淮為一然後統名為
洪澤湖湖水直抵陳公塘之根塘日加高以

拒湖水之東溢而高加堰之名漸著然河之
所以不得更南者實以淮水撐拒之故淮雖
力不能勝河而猶足以抗河河至清口亦順
流東去不至掉臂南行則皆淮之力也故昔
人必堅築高堰懼淮洩於腰膂之間即無以
拒河於門戶之外然必存天然諸壩者留一
退著以為竈底抽薪之計耳古人成法具有
深意苟能實心調劑蓄洩以時未嘗不可治

也乃今人有畏湖漲則堰傾者遂洞開諸壩任其流洩以致敵黃無力反引黃內灌馴至湖口填淤水流不暢此其失在洩之太過又有深信蓄淮敵黃之說盡閉一切旁洩之路使湖水涓滴無所滲漏以冀收敵黃之功不知值淮水暴漲時張福王簡二口既不能頻出則崩潰決裂此其失在蓄之太堅此皆司河者之過耳

導渭自鳥鼠同穴

錐指傳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

鼠渭水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鵪

其鼠為鼯

徒忽反

李巡曰鵪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

徒音

性然也郭璞曰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鵪如鷄而小黃

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隴西首陽縣

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

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為實也渭按鳥鼠

同穴四字為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此全舉四字蓋屬辭之體詳畧各有所宜也 地理志隴西首

陽縣下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水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東南流逕

其縣南以今輿地言之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

西鳥鼠山

縣在府東一百三十里本漢首陽縣西魏改曰渭源

東流逕其縣北

縣徙而南故水逕其北漢志云山在首陽縣西南而今在縣西亦因是也又東入鞏昌府

隴西縣界也 元和志渭州渭源縣鳥鼠山一名青

崔山在縣西七十六里渭水所出有三源並下而縣志謂烏鼠在縣西二十里又西五里為南谷山恐非當以元和志為正林少穎云渭水出首陽南谷禹之導渭唯自烏鼠同穴而始蔡傳從之愚謂此說大謬凡名山巖壑必多故大川之發源必非一處酈注所列諸源皆出烏鼠同穴者也南谷即其枝峰後人別為之名耳禹導水唯志其大端渭水出是山則曰導渭自烏鼠同穴豈若後世地記必究其為某嶺某谷

也哉此與言淮出胎簪不出桐柏洛出冢嶺不出熊耳者皆妄也

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

傳曰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

胡氏渭曰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渭源縣北又東逕

隴西縣北

隴西鞏昌府治水去縣一里

又東逕通渭縣北

通渭在府東北

六十

里又東逕寧遠縣北

寧遠在府東九十里

又東南逕伏羌縣

北

伏羌在府東一百八十里

又東逕秦安縣南

秦安在秦州西北九十里

又東

南逕秦州北

秦州在府東三百里州東五十里有渭水渡

又東南逕清水

縣西

清水在州東一百五十里州志云州東五十里有東柯谷橋跨渭水上與清水縣接界

又

東南逕隴州南

隴州在鳳翔府西一百八十里渭水在清水縣界東南流繞隴坂南麓入

州境又東逕州南

又北逕寶雞縣南

寶雞在府西南九十里水去縣

一里有渭河橋跨其上

又東逕岐山縣南

岐山縣在府東五十里水去縣三十五里

又東南逕扶風縣西南郿縣北

扶風在府東南一百一十里水去縣二十里

有漳渠郿縣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三里

又東逕武功縣南藍屋縣

北武功在西安府乾州西南六十里水去縣二十里藍屋在府西南一百六十里水去縣五里又

東逕興平縣南

興平在府西北一百里

又東逕咸陽縣南鄠縣

北

咸陽在府西北五十里水去縣一里鄠縣在府西南七十里水去縣九十里

澧水東北

流逕故長安城西又北至咸陽縣東南三里而注於

渭經所謂東會於澧也渭水又東逕長安縣北

長安與咸

寧並為陝西布政司西安府治咸寧治東偏長安治西偏渭水去城三十里

又東逕咸寧

縣北高陵縣南

咸寧本唐萬年縣元和志渭水在縣北五十里高陵在府北八十里水去

縣二

涇水自涇陽縣界東南流至高陵縣西南三十

里與渭水合經所謂又東會於涇也

又東過漆沮入於河

雖指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黃氏曰
今漆沮之洛入河處與渭稍離亦水道改矣渭按漆
沮見雍州地理志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縣
名屬京兆尹其故城在今西安府華陰縣東北五十
里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陵咸寧縣界又東逕
臨潼縣北臨潼在西安府東少北六十里水去縣十五里又東逕渭南縣北渭南
在府東一百四十里元和志渭水南去渭南縣四里又東逕同州南華州北同州

在府東北二百八十里渭水北去州三十五里又東
華州在府東一百九十里渭水南去州十二里

北逕華陰縣北

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東至潼關
衛四十里渭水南去縣十五里

又

東入於河是曰渭口經所謂又東過漆沮入于河也

先儒皆云澧涇水大故曰會漆沮水小故曰過由

今觀之涇水則誠大矣澧水源流頗短而漆沮合洛

入渭洛源甚遠似不可謂小於澧也或云澧涇大與

渭相敵而實小於渭愚竊謂三水之大小即以本水

論未必以渭之所受多寡相較量以為大小也嘗考

渭南本周之舊都西漢因之其後隋唐復建都於此
歷代相承鑿引諸川以資汲取便轉輸溉民田灌苑
囿津渠交絡離合不常凡地志水經所言類非禹迹
之舊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南諸川唯澧為
大自漢鴻嘉中王商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而
其流漸微逮唐貞觀中堰澧鎬入昆明池二水於是
斷流又於京城西北引澧水為漕渠合鎬水北流由
禁苑入渭而澧水之流愈微矣又鄭當時所開漕渠

及靈軹富民昆明諸渠皆橫絕澧鎬等水水脈益亂不可尋究霸漭舊合流入渭自隋堰漭水為渠而二水亦離故道澇滴舊各自入渭今澇水下流亦合滴水入渭大抵渭南六川盡失其舊亦猶洛陽為東漢魏晉相繼作都之地穿鑿滋多而西澗東澗皆非禹迹也竊疑澧西之澇澧東之鎬滴霸漭禹時悉合澧以入渭故澧水得成其大且詩言東注而漢志云北過上林苑入渭則是北流而非東注矣禹導渭東會

於澧當在漢霸陵縣北霸澧入渭處也若夫漆沮之
為洛語出安國傳閼駟因以洛至華陰入渭者為漆
沮之水而酈元從之然渭北之水為鄭白二渠所亂
漆沮本不合洛亦未可知其濁水上承雲陽大黑泉
者俗謂之漆水東南流合沮至櫟陽入渭俗又謂之
漆沮水源流頗短禹所治者恐不過如此故漆沮視
澧水為小傳曰禮失而求之野土俗所稱傳自古世
未必不確於儒者之言也

禹時洛水不為害未
嘗施功故導渭不志

導洛自熊耳

雖指傳曰在宜陽之西王氏樵曰導洛自熊耳一節
有兩熊耳地志謂伊水出盧氏之熊耳山海經郭璞
謂伊水出上洛之熊耳地志謂洛水出上洛冢領山
據經則洛出熊耳上洛亦有熊耳與冢領同在一縣
則洛出熊耳明矣渭按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
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西詳見導山以
今輿地言之洛水出陝西西安府商州西熊耳山東

北流逕州東

商州在府東南三百里春秋晉上洛邑漢為縣

又東北逕洛南

縣北

洛南在州東北九十里本漢上洛縣地

經所謂導洛自熊耳者也

東北會於澗瀍

錐指傳曰會於河南渭按河南即王城洛水至其城

西南澗水側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側

城東來注之周公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也二水入

洛處相去甚近故連言之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

洛南縣北又東逕河南府盧氏縣南

盧氏在府西南三百四十里

又東北逕永寧縣南

永寧在府西南二百里本漢澠池縣之南境

又東北

逕宜陽縣北

宜陽在府西南七十里

又東入洛陽縣界逕河南

故城南經所謂東北會于澗瀍也自周靈王壅穀水

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南入洛而城西之澗水遂為

死穀及漢明帝復竭澗瀍二水使出洛陽故城北為

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于洛

偃師在府東七十里

而禹

貢東會澗瀍之舊迹無復有存焉者矣

又東會於伊

錐指傳曰會於洛陽之南渭按伊水見豫州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之下都也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水經注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從

西來注之

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南繫于洛水北因于

邲山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晉合諸侯大夫成周之城是也元和志洛水在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

上陽之南瀾漫東流宇文愷斜堤東令東北流當水衝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謂之月坡今雖漸壞尚有存

者按伊水篇云伊水自闕東北流至洛陽縣南逕員邱東又東北注于洛員邱在今洛陽縣東三十里委

粟山下曹魏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郊天之所

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水從偃
師縣西來注之經所謂又東會于伊也

又東北入於河

錐指傳曰合於鞏之東渭按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
郡其故城在今鞏縣西南二十餘里 以今輿地言

之洛水自洛陽故城南會伊水又東逕偃師縣南

北去

縣五里

又東逕鞏縣故城南

今縣在河南府東一百二十里隋所遷也

又東

北至洛口入河

洛口在鞏縣故城東北三十里今縣少東八里

經所謂又東

北入于河也今洛水自鞏界東過汜水縣北

記水故成臯西

至鞏縣界十五里又二十五里為縣治

又東從滿家溝入河而洛口乃

移于東非復古之什谷矣漢志弘農上雒縣下云禹

貢雒水出家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

弘農河南行千

七十里金吉甫曰北方諸水雖大河亦冰唯洛水不

冰所以謂之溫洛一是大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

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中有礬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

海會同

錐指此總序水土之功而先舉其凡曰九州攸同下文四隩既宅至四海會同皆其目也

春秋襄公四年左氏傳芒芒禹迹畫為九州

疏言畫地分之

以為竟也

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於神宗遂復九

州

胡氏渭曰古字州與洲通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說
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為高土故曰九州今按禮記
祭法曰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故祀以為社韋昭云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管子
曰神農作殖五穀九州之民乃知穀食地理志曰黃
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陸氏釋文引周公職
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世紀曰

顓帝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杜氏通典曰顓帝置九州帝嚳受之州之為州也尚矣誠如許氏所言豈義農之時亦嘗有洪水乎舜典疏云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為九耳此說近是蓋自羲農以迄帝堯並為九州但其州名與疆域容有不同故黃帝顓頊亦稱建置日知錄云夏商之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

小有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曰
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 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
嗣興而堯典殛鯀次肇十二州之下故地理志云堯
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
土既平更置九州列五服蓋漢人之說如此故王莽
據之為奏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為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
說本班固今按禹告成在堯時堯崩三年喪畢舜即位
其命官曰咨十有二牧則九分為十二實在告成之

後使先十二而後九則舜之命官不當復言十二牧
肇者始也使前此已為十二州至是後分九為十二
則亦不得言肇矣且因懷襄而分絕其所蕩析者不
應獨在冀青之北是皆可疑愚竊謂古史記之體有
以年為經者春秋是也有以事為經者尚書是也二
典所載諸事不繫年月封山與巡狩為一類四罪與
恤刑為一類故相繼言之吳才老云史泛舉舜所行
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林少穎云殛鯀竄苗當在

洪水未平之前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土之後史因
言舜之恤刑遂舉四凶事繫於下耳二說允當左傳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以為在
禹之世孔穎達亦云禹登王位還置九州近是竹書
紀年曰帝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
殆未可信

地理通釋夏都皇王大紀禹都于安邑世紀鯀封崇
伯國在秦晉之間

左氏傳趙穿
侵崇是也

禹受封為夏伯在禹

貢豫州外方南於秦漢屬潁川本韓地今河南陽翟

是也

地理志陽翟夏禹國今潁昌府陽翟縣有禹山輿地志宿州虹縣本夏邱縣堯封禹為夏伯邑

於受禪都平陽或在安邑

今陝州夏縣本夏禹之都漢為安邑屬河東後魏改

為夏縣郡縣志夏縣東北十五里安邑故城禹所都也

或在晉陽

左傳注夏虛大夏今太原

晉世本言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陳留浚儀

是也

劉熙云潁川陽城今屬河南按經傳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居陽城者自謂

禹避商均時非都也外紀禹都安邑或云平陽亦云晉陽及韓啟筮享神於大陵之上是為鈞臺之享又

筮於晉之墟作璿臺於水之陽窳相徙帝邱於周為

宇記禹自安邑都晉陽桀徙安邑

衛

左傳衛遷于帝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注相居帝邱今濮陽

外紀相為羿所

逐失國居商邱依夏同姓諸侯斟灌斟鄩

今按商邱當作帝邱

蓋世紀之誤也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注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平壽縣注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左傳注

壽光東南有灌亭平壽東南有斟亭括地志斟灌故城在青州壽光縣東五十四里斟鄩故城今青州北

海縣是也水經注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少康中

興復還舊都

通典宋州虞城縣有綸城即少康邑在縣東南三十五里戰國策稱

桀之居左天門之險

上黨天井關即天門也

右天谿之陽成臯

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吳起對魏武侯亦言桀之居左

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

九十里史記正義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書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湏于洛汭此

即太康居近洛也臣瓚云斟尋在河南蓋後遷北海也周書度邑篇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河

南是也括地志故鄆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夏亭故城在汝州郟城縣東北五十四里

蓋夏桀所封書湯誓注桀都安邑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鳴條陌服虔曰陶唐

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

右禹貢隨山濬川

五禮通考卷二百六